

失禮國慶酒會自暴其醜 糾纏政爭終被民棄

沈家榮 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會副會長、中國僑商會副會長、中國僑聯常委、天津市政協常委

特區政府日前舉行國慶酒會，特首梁振英致辭期間，民主黨有個別新科立法會議員突然發難，在會場高舉標語，高叫口號，擾亂秩序，被保安人員帶離現場。反對派政客利用莊嚴隆重的國慶酒會表演蹺腳的政治騷，對國家毫不尊重，連最基本的禮儀也沒有，令人義憤填膺。傳統反對派被激進派牽着鼻子走，言行日益偏激，是東施效顰、自暴其醜。新一屆立法會即將開鑼，廣大市民希望議員們理性議政，實事求是支持政府施政，善用「一國之利、兩制之便」，讓香港能集中精力，把握機遇，加快發展。

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十分重視其國慶活動，藉此體現對國家的認同。香港是「一國兩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政府，出席國慶活動，包括升旗禮、酒會等，是表達對國家主權的尊重和認同。這既是禮節，也是一種政治表態。但是，個別反對派議員卻借國慶酒會鬧事，反映他們對國家主權的抗拒，暴露他們不尊重國家主權的陰暗心態。

國慶酒會「撒野」譁眾取寵

政客在國慶酒會「撒野」，不過是為了譁眾取寵，爭取媒體曝光，以往只有被視為激進的「長毛」才做的。如今，標榜中間溫和理性的政黨議員拾人牙慧，是想表

明他們也淪為如「長毛」一樣的政棍嗎？還是以為近年激進勢力抬頭，有主張「本土自決」、甚至或明或暗鼓吹「港獨」的激進分子混入了立法會，他們害怕落後於人，為了討好激進選民，也千方百計博出位，不惜利用國慶酒會莊嚴的場合上演下三爛的政治騷。

實際上，堅持中間路線的反對派政黨向激進靠攏並不能得分，反而落得左右不是人的處境。因為佔社會大多數的中間支持者並不喜欢偏激行動，政客愈激進，溫和理性的傳統支持者就愈是離棄他們；而激進選民又嫌這些中間政客「唔夠激」，中間政客不敢明目張膽地提「港獨」，在國慶酒會叫口號、搞政治騷，根本滿足不了激進選民。結果，中間政黨、政客走偏激路線，只能

陷入兩邊不到岸、兩邊不討好的困局。此次立法會選舉，反對派兩個主要走中間路線的大黨得票大幅下降，清楚反映了這一點。這些中間政黨的新科議員還不順應民意，懸崖勒馬，重回溫和理性的原則，必將進一步被自己的支持者拋棄。

議員入議會不能無休止政爭

政治不能脫離現實，任何人都知道「港獨」絕不可能，激進派的氣焰到頭來也只能是場虛火。雖然，有個別激進派分子成為了立法會議員，但絕對不意味着香港求穩定、求發展的主流民意已經改變，如果議員進入議會後，只是為了製造沒完沒了的政爭，令政府施政寸步難行，社會更撕裂分化，對香港毫無建樹，不用多久，廣大市民就會看清他們的真面目，就會激起民意的反彈。台灣蔡英文「當選」時不是擁有近6成的高得票率嗎，何等意氣風發，台灣選民對其也很有期待。可惜，蔡英文對「九二共識」採取迴避態度，破壞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導致台灣旅遊觀光業及整體經濟急轉直下，民怨沸騰，蔡英文的民望也出現「雪崩式」下滑。「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從政者只懂糾纏政爭，不為民謀福祉，最終難免被民所離棄，希望香港的政客能吸取別人的教訓，好自為之。

現在香港的經濟發展面臨不容低估的挑戰，日前世界

經濟論壇發表新一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排名連續第二年下跌，靠「吃老本」、創新不足問題日益突出，發展後勁不繼是香港的最大隱憂。今年的國慶黃金週，香港已經沒有昔日「丁財兩旺」的境況，零售業、旅遊業以及整體就業都承受巨大壓力。



沈家榮

維護「一國兩制」加快發展

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更要發揮好「一國兩制」、背靠國家的優勢。「一國兩制」始終是對香港人最有利、最符合實際情況的安排。香港有「一國之利、兩制之便」，得益於內地幅員廣大、快速發展，以及03年簽署的CEPA，又能在「兩制」及基本法下，保障資金流動及進出自由，繼續保持自由港的地位，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正如特首梁振英在國慶酒會致辭時所指，「國家發展一日千里，香港在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策略下，機遇處處，只要把握好這些機遇，我們一定能與全國人民一起，為建設國家和香港更美好的未來，為個人事業的發展，取得更大的成就。」相信香港市民都會盡力維護「一國兩制」，共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推動國家的強大興盛。

港府更需迎難而上解決住屋問題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界社團聯合會理事長

住屋問題是香港過去幾年最突出的民生問題之一，房屋政策也是本屆特區政府重中之重的任務。雖然特區政府已積極推動建屋計劃，甚至推出了「10年建屋目標」，即在2015年至2025年期間，合共興建48萬個單位，當中包括29萬個公營房屋單位，以及19萬個私樓單位。但本港住屋問題仍然十分嚴峻。

面，亦已止跌回升，現只較去年高位低5%。毫無疑問，無論是公屋的輪候數據，抑或私樓樓價指數，均反映了「住屋難」的問題仍未解決，甚至有惡化之勢。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加大力度壓抑樓價，增加土地供應。港府應積極研究一下，在現時買樓「辣招」的基礎上，是否有條件進一步提高印花稅的稅率，或推出更多的「辣招」，例如針對境外人士的限購令等，以壓抑樓市炒風。至於增加土地方面，在現有的大型建屋計劃中，有沒有空間增加發展密度，提高建屋量。

筆者也明白，土地發展牽涉到複雜的

利益問題，持份者眾多，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大嶼山發展計劃和橫洲建屋計劃可見，特首尋找土地供應的工作是「粒粒皆辛苦」，其實並無誇張。然而，正由於建屋工作不簡單，才更加凸顯特區政府敢於迎難而上的魄力！

筆者深信，解決住屋問題仍然是多數港人的願望，誰不想安居樂業呢？只要特區政府展現出立志解決住屋問題的決心，推出更多針對性的政策措施，讓市民感受到政府真的「做緊嘢」，肯定會得到市民支持，對提振民望大有幫助！



陳勇

立法會選舉政治光譜變化及影響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立法會選舉奠定三個大局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是違法「佔中」及旺角暴亂後的一次政治實力大檢閱。建制陣營面對種種不利因素，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取得佳績，使立法會總體格局仍然由愛國愛港力量主導。在70個立法會議席中，建制派在35個分區直選議席中，穩守基本盤，奪得16席，僅較上一屆微跌一席；功能組別方面則失去二席，加上獨立的醫學界當選人，愛國愛港陣營合共有41席。反對陣營則由上屆27席增至29席。此次建制派比上屆失去兩席，是在上屆大勝的基礎上出現的微小調整，反對派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自稱「大勝」，脫離事實。立法會選舉奠定了三個大局。

第一，立法會整體格局未變，建制派居於立法會中流砥柱的地位和影響力未變。建制派在全體會議點票和「兩組過半」分組點票機制中都居於主動地位，而且建制派熟悉、尊重基本法和「議事規則」，站在全港市民根本利益的立場上監督和配合特區政府施政，做到既要能夠反映民意、順應民情，又能夠有效推動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第二，今屆選舉特區政府推出反「港獨」的「確認書」，以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針對「港獨」分子參加立法會選舉一事連續發出「六問」，亮出了中央不允許「港獨」分子參選進入立法會的原則底線，令反「港獨」成為立法會選舉的鮮明主題。在多個地區直選論壇上，大部分候選人立場堅定反對「港獨」，一些形形色色的「暗獨」或「軟獨」候選人，則閃縮支吾、理屈詞窮。即使多名成功入局的「分離派」候選人，也心知肚明「港獨」是「票房毒藥」，在論壇中千方百計掩蓋其分裂立場，特別是極力推動「全民

制憲、五區公投」的老牌激進組織「熱普城」，遭到崩盤式失敗，充分說明立法會選舉大局，不是使「港獨」氣勢更盛而是嚴重打擊了「港獨」氣焰。

第三，激進「本土」派只是從傳統反對派政黨「削走」大量選票，傳統反對派議席被挖，元氣大傷。反對派傳統政黨碎片化趨向嚴重，加速走向式微。上屆27名反對派議員之中，有12人離開立法會，部分退休、部分選舉落敗，其中包括公民黨梁家傑、民主黨劉慧卿、普羅政治學苑黃毓民、「人民力量」陳偉業、民協馮檢基、工黨李卓人和何秀蘭等等。梁家傑是影響力頗大的公民黨黨魁，劉慧卿是立場偏激的民主黨主席，黃毓民是議會中論述能力最強的激進派議員，陳偉業是議會暴力和「拉布」的一線悍將，馮檢基是力推「港人自決」的反對派老將，李卓人是反對派煽動和組織罷工衝擊經濟的黑手，何秀蘭是對政府和建制派死纏爛打的二線悍將……這使反對派陣營的整體政治能量、戰鬥力、影響力、組織力和殺傷力，都大大下降。

激進「本土派」既缺少政治經驗又匱乏政績，他們並未做好進入架構、躡身議事殿堂的準備，對基本法、議事規則並不熟悉，這些新當選的「本土派」以及傳統反對派的「接班人」，本來就缺乏對社會經濟民生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提不出什麼建設性的問題和建議。因此，走向式微的傳統反對派，加上頭重腳輕根底淺的激進「本土派」，根本無法主導立法會大局。建制派在立法會佔據主導地位，也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主導立法會的重任，在立法會遏制「港獨」和「拉布」，維護港人根本福祉。

香港政壇未來三大走向



立法會會場。

2016年立法會政治光譜的變化，除了建制派在上屆大勝基礎上出現的微小調整但仍然主導立法會外，值得注意的是傳統反對派勢力萎縮，激進「本土派」勢力上升。在此情況下，議會的碎片化與整合令人關注，香港政局的未來發展可能有三個方向：

一是議會碎片化。與外國政壇已有兩、三個大黨，代表和整合主流價值觀不同，香港議會的碎片化，導致政府要分別與碎片化政黨交涉，可以預見施政將極為艱難。這意味着更多激烈的議會抗爭，行政、立法關係無可避免將會更惡劣，就像台灣因藍綠惡鬥和民粹橫行而導致社會不斷內耗，嚴重影響競爭力。

二是形成建制佔優、傳統泛民縮水、「本土」冒起的新格局。「本土派」出現的背景，跟過去的傳統反對派不同。「本土派」的第一代由「菜園村抗爭」、「保衛皇后碼頭」等社運而起，表面議題是環境、保育，深層訴求是排除內地的「本土主義」。「保育抗爭」之後，隨之而來的是2012年的「反國教」風波，以及2014年的違法「佔中」，在這次立法會選舉中冒出的激進「本土派」，都是上述幾場大型「抗爭」中的活躍分子，他們的主要訴求，已經從過去傳統反對派的「達特（特首、特區政府）必反」，轉移到「爭取命運自決」。

三是「命運自決」的「本土意識」試圖成為整個反對派的主流，再往前走，可能就是「暗獨」或「軟獨」。激進「本土派」和他們的新訴求進入立法會之後，必然會試圖逐漸改變議會的生態，引導「命運自決」的「本土意識」成為整個反對派的主流。傳統反對派如調整立場，慢慢歸邊，香港的民主化將喪失傳統反對派所理解的在體制內扮演反對派的意涵，而演變為顛覆基本法秩序的分裂立場和行動。雖然「本土自決」路線現時顯得相對散亂，但現在反對派均圍繞着「本土」、「自決」這兩個關鍵字打轉。例如，公民黨在這次選舉中的「十大重點政策綱領」之一，就是主張「內部自決」、「港人參與自決前途」。其他傳統反對派政黨的政綱，也是傾向「內部自決」。甚至在選舉中被「滅黨」的民協，是次參選也以「香港自主」為政綱。激進「本土派」的「前途自決」、「永續自治」、「自主自治」等論述，其本質同樣是鼓吹「分裂」，如不過止，難免難無「港獨」之名，卻有暗推「港獨」之實。

(本文轉載自2016年10月號《紫荊》雜誌，內容有刪減。)

「佔中」分子獲法庭開恩令人憂慮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正確處理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關係

張桂蘭 張學良基金會會長

9月28日，是一個全港市民都不能忘記的日子，反對派及外國勢力一手策劃的違法「佔中」事件已兩周年。「佔中」事件對香港的衝擊至今未能完全平息，對法治的破壞更難以彌補，更甚者，那些違法「佔中」的組織者、策劃者及主要參與者仍逍遙法外，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法治不彰，判決不公，失去阻嚇作用，犯法者肆無忌憚，更成為今年「旺角暴亂」的最大原因。作為法律守護者的法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廣大市民不斷地問：為何「佔中」結束兩年，搞事者還未被繩之以法？香港還有沒有法律，是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違法「佔中」者是否獲法庭格外開恩？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可惜一些法官卻持雙重標準，製造不公，令違法亂港者有恃無恐。從對「佔中」與「反佔中」的幾個判例相比較，可明顯看到一些法官的判罰持有雙重標準。對「佔中」者的判罰總是「高抬貴手」，從輕發落；而對「反佔中」者卻重罰重判，絕不放過。

最明顯案例，4名「佔中」分子衝擊立法會大樓，用鐵馬撞破大樓玻璃及大門，這顯然是刑事毀壞及非法集結罪。這種刑事罪行若在港英時代發生的話，其刑罰最少判監1年以上，還要賠償毀壞公物的應值款項，包括重新裝修及安裝費等。然而，如今的主審法官對4個「佔中」分子的裁決結果是，判150小時社會服務令，另各付堂費500元。法官判決的理由是，原判罰款57萬8千元非小數目，而4名被告月入介乎1萬元至1萬4千元，難以負擔云云。「難以負擔」令市民大開眼界。原來法官大人判案要「照顧」違法分子的負擔能力，可謂前所未見，聞所未聞。若按如此案例，一些月入不足萬元的人，一旦犯了刑事毀壞罪行，是不是都可以這種「不能負擔的理由」獲輕判？法官實在對「佔中」分子情有獨鍾，特別「關照」。

同時，大家不妨看看法官大人如何對反「佔中」人士下「重手」判刑吧。

一名反「佔中」人士在旺角「佔領區」將玻璃樽擲在地上，傳出易燃液體氣味，該人士取出打火機，「大家一鑊熟」，但並無作出任何行動，只是想嚇一嚇示威者而已。結果被控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被法官判監6個月。法官裁決的理由是，「威嚇手法明顯可能導致社會安寧受到嚴重破壞」。對比一下那4個「佔中」分子的破壞力，及實際造成的破壞，反「佔中」人士只是口頭說說，並無實際行動。兩者相比，誰輕誰重，一目了然。然而法官的判決，對有實質違法行動、造成惡果的人，因為支持「佔中」，就獲輕判；口頭上說說，但反「佔中」的人卻被重判。這不是雙重標準又是什麼，這不是有心放過「佔中」分子又是什麼。法律沒有問題，法官有問題。法官不是聖人，也有做錯的時候，不可能永遠公平公正判案，亦應接受市民的批評。

「佔中」分子獲輕判偏袒，讓違法亂港分子有恃無恐，膽大妄為，香港只會更亂。警察拉人，法官放人；司法獨立變成司法獨大，這才是最令人憂慮的。

立法會選舉結束後，接下來就要開始特首選舉了。圍繞「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近年香港政爭不斷，反對派攻擊的焦點，常常放在特首梁振英身上，「倒梁」及阻梁連任成了反對派的首要任務，更提出所謂的「ABC」(anyone but CY)。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對香港特區負責，同時也代表香港特區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由各界代表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最終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特首代表中央政府管治香港，施行「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的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因此可以說，無論誰當特首，都是中央管轄的地方大員，既要維護香港利益，又要維護國家利益，尤以國家安全為重，正確處理好香港和國家的關係。

反對派「倒梁」的理由是：梁振英個性強硬，富戰鬥性格，對原則問題寸步不讓，與反對陣營格格不入；一些具體事情處理不當，激化社會矛盾，引起「港獨」思潮云云。細想之，反對派所反對的，其實是特首貫徹中央的對港政策，例如按照人大831決定落實普選。概括而論，反對派看似針對梁個人，實則矛頭指向中央；貌似維護香港權益，實則挑戰國家利益。

反對派攻擊梁振英是「港獨之父」，沒有任何事實依據，「港獨」思潮的出現，完全是少數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的「遺老遺少」，勾結外部勢力，利用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以維護本土利益為餌，在複雜的國際背景下孵化而成。指責梁振英催化「港獨」乃無稽之談，是反對派為掩蓋自己的「港獨」立場而嫁禍於人，是損害國家利益的荒謬行為。香港特區無論從民生到政治，都必須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框架下，處理好香港和國家的關係，要以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為重，處理好政治上的分歧。

香港民主方向何在？如何落實？《基本法》確定了方向，人大831決定明確了時間表和路線圖，是國家意志的體現，香港的民主發展不能全盤西化，必須根據香港的情況來探索，前提則是必須符合國家利益，不能以所謂普世價值來對抗中央政府的憲政權力，不能把地方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只有擺正這個位置，才能消除隔閡。無論下屆特首是誰，都不能不認識到國家利益的重要性，不能不盡力捍衛。



張桂蘭